

· 香 · 港 · 台 · 澳 · 与 · 海 · 外 · 华 · 文 · 文 · 学 · 丛 · 书 ·

港/巴桐 主编

—— 龙香小说选

浅水湾之恋



龙香文学丛书之四

浅水湾之恋

——龙香小说选

香港/巴桐主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浅水湾之恋

(香港)巴 桐 主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三河宏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375印张 3插页 241千字

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9830册

ISBN 7-5059-1637-8/I·1115 定价: (膜) 6.80元

ISBN 7-5059-1638-6/I·1116 定价: (精) 10.90元

周家宜



孙重贵



巴 桐



陈 娟



张议基



李男



张继春



张继春

序

巴 桐

当我细细地捧读收录在这个短篇小说集里的作品后，我确实感到欣喜莫名和被深深地打动了。说实话，本书的作者虽然都是与我过从甚密的文友，但过去，他们的作品只是零零星星地读到一些，这次编选集，才获得比较全面系统披阅的机会。

也许读者会感到诧异：你们不是同处于蕞尔小岛香港，又都跻身于拥挤的香港文坛，对自己知交的作品睽违隔膜何以竟至于此？这话问得好，我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。

香港，历来被诟病为“文化沙漠”，时至今日，虽然已洗脱“沙漠”之恶谥，但仍然是一块缺乏“绿洲”的文化荒原。充斥于报刊专栏的小说，大多为三味：血味（暴力）、咸味（色情）、鬼味（鬼古），而“纯文学”作品几无立锥之地，只能在狭缝中求生存，象花瓣一样散落在有数的几家报纸的副刊上。要搜集这些花瓣并非易事，稍不注意，已随废弃的报刊“香消玉殒碾作泥”了。

这个集子正是把一些飘零的花朵采撷起来，这就是为什么使我欣喜莫名的缘故了。

本书的作者，是一群香港新锐的中青年作家，均系龙香

文学社、《香港文学报》的成员。他们大都在十多年前或更早一些时间从内地移居香港，大多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，有较好的文学素养。来港后，无论环境多么艰难、命运多么坎坷，他们都以坚韧的毅力坚持业余创作，在这块文坛的荒原上，默默地耕耘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们又都共同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向。苍天不负有心人，多年的耕耘终于有了收获，近年来他们已经成为一支令人瞩目的生力军崛起于香港文坛，在香港文坛占了一席之地。看到他们辛勤耕耘的花果，又怎能不深为感动呢？

直面人生，反映现实，是这些作品共同的特点。作品中涉猎的香港现实生活的层面相当广泛。作品中对具有香港社会特色的生活现象，诸如赌马、六合彩、炒股票、买楼花等都有细腻生动的描写，把小市民的心态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。譬如巴桐的《金缸客外传》，以黑色幽默的笔调，描绘了小股民在被喻为“金鱼缸”和“鳄鱼潭”的股票市场内喋沫扑食的人生百态。夏马的《妈咪与马迷》，描写了在赌马狂热席卷下，家庭主妇也沉迷于赌马，将喜怒哀乐系于马蹄。张继春的《中彩记》，则是以怪诞的手法写了一个“发达梦”。盼耕的《鬼屋》，用魔幻的技巧，表现了香港“居之不易”，为争得居室编造鬼故事，图吓退竞争者，结果疑幻疑真，自己陷于精神分裂症。

在这本选集中，我们发现作家们对女性命运深切的关注。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，女性往往是牺牲品。以长篇小说《昙花梦》饮誉文坛的女作家陈娟，在《燕玲小姐的日记》中，塑造了一位“红颜薄命”的女子，她因为滥赌的父亲欠下高利贷者债项，而被迫辍学，到工厂当女工、到欢场出卖

色相，一步步陷入无法自拔的泥塘，最后无良的父亲竟把她卖掉抵债，终逼她投海自尽，结束了青春年华。作品以日记体为表现方式，真切感人，催人泪下。

更令我们吃惊的是青年女作家李男笔下的屈辱的女性，她在《半个丈夫》和《丑女美美》中，为我们叙述了两个具震撼力的故事；前者，是生活在“男人影子”下的黑市夫人，把欲摆脱影子又摆脱不了的幽怨抒写得淋漓尽致；后者是个“爱情骗子”，美美是一个相貌奇丑的女子，备受耻笑与凌辱，于是她产生了逆反心理，自甘堕落，加入一家婚姻介绍所，向男人施以报复。她对上钩的猎物，尽情嘲弄，然后千方百计将他甩掉，既赚取“介绍费”又满足了心理上的发泄，而她从中获得“快感”，乐此不疲。这种由病态社会造成的病态心理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

另一位女作家周蜜蜜，则文如其人，她的小说意蕴沉郁而笔调委婉，不温不火，充满了内心独白，抒出现代女性对家庭、事业、感情的咏叹，当你读到《缺月》、《归》、《倦》时，就像在静静地聆听她向你娓娓倾诉衷曲。

此外，还有陈娟的《初到贵境》、《尼姑，尼姑》，宋诒瑞的《夜雨沙沙》，田野的《春宵何价》，兰心的《浅水湾之恋》，夏马的《娘娘和她的丈夫》，都表现了女性被倾榨、被蹂躏、被欺凌的命运以及她们对命运不屈的抗争。

而巴桐的《女人的一半是……》则发出另一种声音，他写了一位女强人，在事业上，她得心应手，驾驭有方，不过，在感情生活上却失落了。对于女强人来说，事业与家庭，犹如鱼与熊掌，几乎无法兼得，两全其美，这是社会的错抑或是女强人的个性使然？作者没有正面回答，留给读者

思索。巴桐的另一个短篇《黑医》虽然也写了烟花柳巷的妓女生涯，但却是反映大陆知识分子在这“天堂”里挣扎求存和良知的苏醒。宋诒瑞的《在他倒下之后》和盼耕的《知音》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炎凉的世态。还有孙重贵的《小城故事》篇幅虽短，却叙说了一位破产的港商，返回故乡重拾旧日的恋情，带着一缕温馨而魂断楼台的哀婉凄绝的故事。同样是写重逢，非林《复燃之爱》，却是以大团圆结束，显出亮色。

除了上述香港题材的作品外，还选入两篇大陆生活题材的小说，这就是柯达群的《白色的头绳》及王彤的《养女》。前者是描写知青生活的，闪烁着情与义，灵与欲撞击的火花，谱写了一阙苍凉而凄美的山歌。后者是对家乡美丽纯朴的姑娘吹响深情的芦笛。

这个集子里的作品，大多循现实主义创作路向，多采“线型结构”，均有一个相当完整的故事，脉络清晰，情节曲折，且跌宕起伏，错落有致，注意人物的“立体”刻画，语言清新流畅，读来引人入胜。

但从整体上看，本选集中的作品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。由于创作心态的自由度受到生活环境的囿限，在表现手法上不够多样化，对生活的挖掘不够深，题材亦嫌不广。但我相信，这些作者都正年富力强，处于创作生命的旺盛期，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。

目 录

巴 桐	序.....	(1)
陈 娟	燕玲小姐的日记.....	(2)
	初到贵境.....	(50)
	尼姑, 尼姑.....	(57)
周蜜蜜	缺月.....	(68)
	倦.....	(83)
	归.....	(93)
李 男	半个丈夫.....	(105)
	丑女美美.....	(123)
宋诒瑞	夜雨沙沙.....	(139)
	在他倒下之后.....	(158)
兰 心	浅水湾之恋.....	(165)
巴 桐	女人的一半是.....	(180)
	黑医.....	(189)
	金缸客外传.....	(204)
夏 马	娘娜和她的丈夫.....	(228)
	妈咪与马逮.....	(238)
盼 耕	鬼屋.....	(244)
	知音.....	(249)
田 野	春宵何价.....	(255)

DK26127

张继睿	“中彩”记.....	(267)
孙重贵	小城故事.....	(275)
非 林	复燃之爱.....	(279)
王 彤	养女.....	(285)
柯达群	白色的头绳.....	(303)
晓 帆	环.....	(326)
张汉基	董事长.....	(339)
	木瓜.....	(344)
春 华	准明星.....	(351)

陈娟，小说家，原名陈秀娟，一九四二年出生于福州市，原籍福建长乐县，出身官僚书香门第。一九六四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，曾在长乐执教十七年。一九八一年移居香港。一九八二年获香港工人文学奖小说组冠军。一九八三年获香港职青文艺小说奖季军。一九八五年为龙香文社创办人之一，福建作协、深圳作协会员，香港作家联谊会永久会员。家传并自学针灸，亦医亦文。现为龙德医馆主事，一九八七年出席北京世界针联学术大会。龙香文学社常务理事，《香港文学报》编委。

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《香港女人》、长篇小说《昙花梦》和《玫瑰泪》以及散文合集《香港多棱镜》。其中《昙花梦》在台港大陆三地同时出版，被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、连环画，影响较大。其名字和作品被收入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、《中国小说家辞典》、《台港暨海外作家辞典》、《香港作家传略》、《香港作家剪影》和《当代台港文学名作赏析》等。一九九一年，《昙花梦》被译成维吾尔文，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燕玲小姐的日记

楔 子

写了一整天文章，我感到有点倦意，便推开纸笔，下楼到红磡海边散散心。

十月金风送爽，蓝湛湛的海水拍打岸边，溅起无数珠沫和碎玉。西天边一抹绛红色的晚霞，彩带似地飘曳空中。码头小公园的条椅上坐着几位憩息的老人，有的漫无目的地静观着收工的人们匆匆掠过的身影，有的在交谈着已消逝的悲喜往事，脸上的皱纹或泛着苦水或绽着梅花。

一位少女，穿着淡绿色的连衣裙，黑缎般的柔发披在肩上。她凭栏远眺，若有所思，海风撩动她的裙角，拂着她修长圆润的脚腿。对这似熟非熟的背影，我顿觉灵感勃发，便向她走去。

我走近海边栏杆，窥瞟一眼少女的侧面，一阵惊喜，原来她是我旧邻居的女儿陈雪莲，便开口叫道：“喂，雪莲，你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？”

雪莲转过脸，见是我，笑着回答：“昨天。陈大姐，是你！”她虽是笑着，但笑影却遮掩不住满脸的悲哀，眼角还噙着泪珠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她真的死了！”

“谁？”我莫名其妙。

“我的好朋友——朱燕玲。”雪莲答罢，便从小挎包里拿出一张六吋的彩色相片递给我。相片的背景就是这里的大海，天边也飘着绛红色的晚霞，一位身着校服的苗条少女，背靠栏杆站着，漂亮的脸上泛着水晶般的笑容，眼神里充满着对理想的憧憬。

“你再看这张。”这是燕玲的四吋半身彩相。她长得十分高雅俊秀，梳着少女发，额前飘垂着稍许弯曲的刘海，衬得鹅蛋脸更加标致。柳叶眉、双层皮的眼睛闪着聪颖的光彩，秀美的鼻子，嘴唇棱角分明，脸上还洋溢着雅气和童贞。

“她已死了？”这时，我看见天边的彩霞正渐渐淡褪，我的心却笼罩上一层惨淡的云雾。

“嗯，上天赐给她一副好容貌，却没有给她一个好命运，她死得好惨！社会容不下她这个美丽而纯洁的人。”她很快地转过身，看着乘凉的老人，又说：“现在我倒羡慕这些老年人，虽说‘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’，但他们在人生的路上毕竟走了大几十年。而燕玲不过十八岁，就香消玉殒了。”雪莲掏出手帕，揩去眼里的泪水，忽然紧握我的手说：“陈大姐，你不是要写反映香港女子生活的小说吗？我供给你题材，这里有一本燕玲的日记和她的一封绝命书，是她临死前邮寄给我的。我总不信她会死，一个这么好的人！昨天我从美国回来，刚放下行李就跑到她家。她妈妈失神地指着她的骨灰盒给我看，涌着眼泪，带着颤抖的声音，对盒子说：‘乖女，雪莲看你来了！’我见到这情景，禁不住泪

进如雨，抱着骨灰盒泣不成声。昨夜我失眠了，直到天快亮时，我才含着眼泪睡着了。朦胧中我看见燕玲姗姗走来，她音容惨淡，凄切切地对我说：“谢谢你来看我，恨黄泉路长，再也不能跟你一起玩了……”说着便飘逸远去。我追呀，喊呀，直到醒来。想到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她了，我的心便碎成片片。大姐，求求你写她吧！”雪莲这时从小挎包里拿出一本日记，哽咽地说：“大姐，这日记借你看，作个参考，这是她留在世上的唯一遗产。”

我郑重地接过日记本，答应了。当天边的晚霞全部消失时，我才告别了雪莲，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里。

灯下，我捧着日记，一口气读完了它。我掩卷沉思：苍天既生下如此品学兼优的佳人，何不成就了她！难道真是“天妒红颜”？雪莲要我写她，这时我却感到多余，她这用血泪写成的日记，不就是一部最真切，最动人的小说么？

十一月七日 星期六

上午上国文课，老师提问我，我懵懵地站起来，压根儿没听见他问的是什么问题，自惭地低下头。

“燕玲，你最近怎么啦，上课时总是神不守舍。”

我虽然没抬起头，但也感觉到他惊疑的目光在我脸上探索。中学四年半来，我的成绩总是全班之冠，大家都叫我“女博士”，国文老师总喜欢提问我，每次我都对答如流，没使他失望。如今……

我心乱极了。父母不和，殃及子女，妈妈黑了的眼眶，绝望而痛苦的表情，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。我怎能专心上课呢？过去爸爸下班回来，总要亲热地拍拍我的肩膀，欢乐地

把小妹妹抱起扔向空中，旋又接住，逗得她吃吃娇笑；淘气的弟弟经常对着他耍猴样，引得他开心大笑；妈妈在一边看着，脸上也露出满足的笑容。曾几何时，这些欢乐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流逝了。愁云阴霾漫上了我的家。弟弟不识趣经常挨打，小妹妹吓得躲进一个角落，爸妈时时吵得沸反盈天，摔得杯盘砰砰响。我功课做不来，自修无心情。哎，烦死了！我预感到这个家正处在地震前夕，将要坍塌了！

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

几天了，爸都没有回来。虽然妈妈整天愁眉苦脸，弟妹也失去笑声，但这个家却得到暂时的宁静。想不到，吃晚饭时，爸回来了。他铁青着脸，那样子真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他要妈给他钥匙，要拿走银行簿。妈妈忍着性子说：“你自己那本十几万元全花光了，现在就只剩下这本了，这是我们全家的命根子呀！”

他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，只顾翻箱倒柜找妈的钱包，眼看他钥匙拿到手了，妈妈死命扑过去与爸爸讲理，他竟用肘弯抵妈，妈踉跄几步摔倒在沙发旁。爸急忙打开抽屉，抓了银行簿便夺门而去。啊，这哪像是我们的爸爸！那女人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使他如此铁了心？太可怕了！

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

连日来，妈妈身心俱受到沉重的打击，她憔悴多了，眼眶更黑了。但妈是位坚强的女人，仍然载着满腹哀怨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到制衣厂车衣。我敬佩妈妈惊人的抑制力。我和弟妹也变得懂事多了，我们尽量把家务事做好，不

惹妈妈生气。清晨起来，妈妈的眼睛总是浮肿着，眼里布满红丝，我知道，她总是背着我们在夜里偷偷地哭泣。我怕妈妈累倒了，多次提出要辍学做工，帮家庭度过难关。但她坚决不肯，她希望我能受高等教育，过得比她幸福。我感动极了，一头扎进妈的怀里。

啊，妈，您是这样坚强，这样伟大啊！

十二月三日 星期四

放学时，班主任找我个别谈心。她是我的数学教师，年纪轻轻，讲起课来却头头是道，谆谆善诱，也很懂得因人施教。她有一双洞察人心灵的慧眼和一副慈母般的心肠，全班同学都十分爱戴她。她常常在班上表扬我，赞我是一块难得的材料，要同学们向我看齐。最近虽然我在校里尽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但仍然被她看出了心病。她说我决不是为爱情而苦恼，必有什么另外的原因。虽说“家丑不可外扬”，但她似乎有一种特别的魔力，使我不得不跟她讲了真话。她很同情我，鼓励我要排除困难，坚持学习。

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

十五日校庆“征文比赛”和“数学比赛”今天揭晓了，我的《金色的童年》获得甲组冠军，数学比赛竟也获得亚军，轰动了全校。老师和同学们都向我热烈祝贺，几个女同学则高兴得把我抬了起来。

班主任今天特别兴奋，说我为班级争了光，赞我处逆境而不馁，是个秀外慧中的好女子，将来必是女中豪杰，前途无量。